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

主体性·创新·艺术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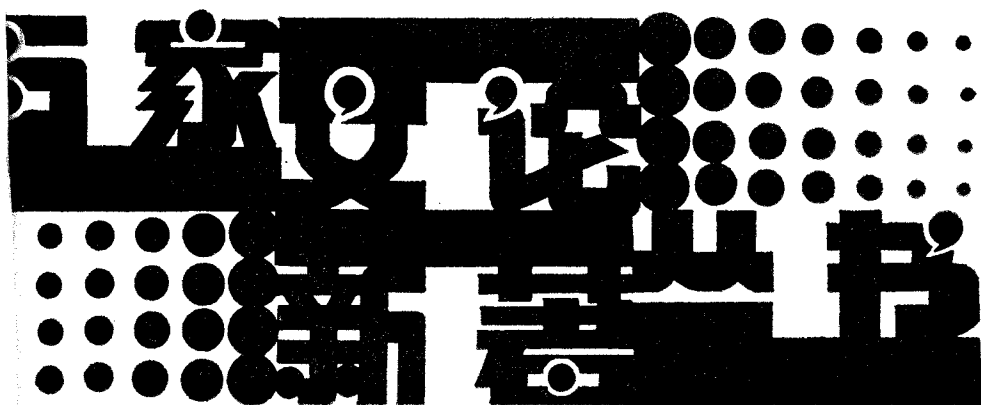
敏 泽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

主体性·创新·艺术规律

敏 泽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0628

1160628

责任编辑：松涛 毛承志

封面设计：李正明

主体性·创新·艺术规律

Zhutixing·Chuangxin·Yishuguilü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3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插页 8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40

ISBN 7-02-000176-9/I·177

书号 10019·4234 定价 3.55 元



作者像

编辑前言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问世了。

它是在祖国奔向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涌现的一束浪花。

它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前进步伐在文艺理论领域激起的一串回响。

它是研究者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勇于开拓、大胆探索赢得的一系列创造性成果。

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正在出现新的发展态势，文艺研究的领域正在拓展。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学和艺术，它需要多学科、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文艺理论批评与之交相辉映、互相促进。有鉴于此，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力求发扬“百家”精神，为开拓者的探索创造有利的条件，并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波助澜。

文艺研究必须在建设发展中。建设的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构筑完整、科学的文艺理论体系。这套丛书将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尽心竭力。凡属力图对此项建设有所增益的理论著作，无论是借助新颖的研究手段还是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无论是从事新领域的开掘还是坚持在原有的沃土上耕耘，无论是名家手笔还是脱颖而出的新锐之作，只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有严肃的科学精神，富于学术创见和理论深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都一视同仁，乐于催生，助

其问世。

丛书设想在近期有计划地组织若干自成格局的学术专著和确有相当理论价值的专题性论文集。它不仅重视文艺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促其日趋完善化，而且兼顾宏观概论与微观分析，以利于文艺规律探讨的深入。鉴于不同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情况，举凡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化学等方面的边缘学科论著，也理所当然地在它的组稿和选收范围之列。

愿丛书能在新老研究者的热情关怀和广泛支持下健康成长！

愿丛书能为广大读者传递新信息、传达新见解、传授新知识，在读者的厚爱中扎根！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论《论文学的主体性》

——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1
文学主体性论纲	22
关于艺术特征的问题	52
关于艺术反映生活本质问题的思考	76
鲁迅论艺术的特点和规律	
——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88
艺术的创新问题	112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	140
鲁迅对待民族文学传统的态度	146
“五四”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176
关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继承我国古代美 学及文学理论遗产的问题	191
论雪峰文学理论的历史特色和贡献	
——冯雪峰逝世十周年而作	218
论人性、阶级性和文学	244
坚持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266
论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异化”及抽象人性、 人道主义的问题	277

关于对待西方现代派的问题	296
“再现”与“表现”的中西美学比较研究	310
关于典型化的艺术原则	331
关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	344
题材问题浅谈	351
关于作家的审美理想	364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读一些短篇小说所想到的	372
也谈诗的散文化问题	383
也谈诗与“我”	390
“百家争鸣”与学风问题	397
“文，心学也”	406
说“木耳”和“牛虻”	409
四“不惟”说	411
《人到中年》的道德力量	413
讽刺艺术的杰作	
——《围城》读后	419
《干校六记》读后	426
一部成功的反映改革的长篇	
——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432
道德的追求和历史的道德化	
——从《晚霞消失的时候》谈起	439
《鲁班的子孙》艺术上给人的启示	448
读《赤夜》	456

《绿化树》的启示 461

后记 473

论《论文学的主体性》

——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一 怎样评价《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

《文学评论》于去年年底及今年年初连载刘再复同志的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以下简称《主体性》），在提出他对过去我们文学事业之所以失误的批评基础上，详尽地弘扬了他所设计的救偏之方。应该说，在他论及的某些问题中，有一些合理因素或较好的意见，如他所强调提出的文学应该重视并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能动性、创造性，以及文学应该表现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批评应充分理解作品并有所发现等。特别是文章着重提出的要加强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更是一个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本来为实现人道主义最高层次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但在“文革”及其以前的一个长时期中，在以“左”为特点的唯一意志论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我们虽然一方面大讲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但又并非充分地创造一切条件，使人民的利益、价值、尊严受到应有的尊重，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是把历史的创造主体——人，在革命词藻的掩饰下，有时仅仅视为完成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

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这样做，首先而直接地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忽视个人的以及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和尊严，借用作者的话说：导致主体性的“失落”，这确是不应回避的事实。在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不曾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反而把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常常都拱手奉送给资产阶级，因而使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社会主义的文学常常把人道主义视为“禁区”。这样做，不仅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而且同样造成了十分有害的结果。因为人们为之追求、献身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在其最终目的上，不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生活状况，不是为了“个人的独特和自由的发展”^②，不是为了“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③，那么这样的革命对于人们还有什么意义，值得为之献身呢？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已往一个长时期内革命的理想蒙上宗教气息和浓厚的非人道主义的色彩。而在人常常仅仅被视为“工具”、“手段”的情况下，现实的政治活动不仅给大量不应该受到伤害的人以深重的伤害，而且，作为表现人的丰富精神世界的文学的主体性，也在重视主体意志的情况下遭到抹煞，有不少作品甚至成了表达某种政治理念的工具。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以及社会生活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历史性的改变，但在理论上关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以及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重视和宣传，都还远远地落在形势需要的后面。而在这类问题上“左”的思想影响也远远没有肃清，还不时有所表现；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一九页，重点原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四四一页。

③ 《反杜林论》第九十二页。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也远远不曾受到应有的尊重。文学理论在克服“左”的影响方面，虽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研究文学主体的情感、个性、心理等方面做了许多深入的探讨，文学创作更是比较彻底地改变了把人丰富的精神世界简单化的情况，有了极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光辉的成绩；但是，在理论上明确地从主体论的角度提出问题，总结得失，也只是刚刚开始的事情。因此，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不仅对于更有力地调动人们实现四化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文学来说，也会产生积极而深刻的思想影响，因为离开了对于人情、人的道德伦理情操的描写，就是剥夺了文学最重要的感染手段。

通观《主体性》全文，不能说作者对我们的生活和文学毫无出自认真的思考，但从总体上看，又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遗憾。全文与其说是出于认真的思考，毋宁说更多地是出于玄想，尽管他把问题充分赋予了“现代形式”，是以一种十分时髦的语汇提出的。

文章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其特点是：概念没有任何历史的和逻辑的规定性，并且存在着概念不清、自相抵牾的现象。例如，主体是客体的主体，离开客体就无所谓主体，反之也同样。在一定范围内的主体，在范围有所变化时，主客体就常常会倒易位置。而且一旦研究主体，就避不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以及“具体的主体（=人的生命）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一般的前提。”^①《主体性》论述文学的主体性，作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创作的主体性，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创作的完成，从作家来说，就是主体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一八九页。

的客体化或外在实现。但文章却把作家、文学作品、文学对象、文学鉴赏及文学批评等等，总之是有关文学的大千世界，统统都纳进了他所设计的没有特定客体的“主体”模式中，并避而不谈“主体在客观环境中存在的一般的前提”。这不仅使他的论述成了脱离历史内容的随意抽象，并给文章造成许多逻辑上的混乱。例如，文章极力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却又得出了一个所谓的“二律背反”的规律——“公式”：“作家愈有才能，作家（对人物）愈是无能为力；作家愈是蹩脚，作家（对人物）愈是具有控制力”等等。从这个所谓的“二律背反”中，能够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也只能是这样：既然越是优秀的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愈是无能为力”的，那么加强作家的主体性岂非纯属多余？优秀的或重大的艺术典型，总是作家思想和艺术的结晶。“有才能”的作家笔下所创造的艺术典型或“蹩脚”的作家所写的人物，怎么能和他主观方面的思想艺术功力无关呢？很显然，这里是把伟大或杰出作家在创造艺术典型时能够充分尊重生活的、人物的发展逻辑，与作家的思想艺术能力混淆起来了。而能否充分地尊重生活的、人物的逻辑，恰恰是作家思想艺术才能的重要标志。尊重生活的和艺术的逻辑，和作家对自己描写的人物有无能力，完全是两回事。而按照那个“二律背反”的“公式”，只能自相矛盾地得出否认、抹煞主体性这一并非作者始料所及的结论。

尽管《主体性》一文充满自相矛盾和混乱，但从混乱的逻辑中，人们仍旧可以看到：以“现代形式”呼唤古老的自由、博爱、“人性复归”，反对任何意义上的道德伦理规范，反对人的社会性等，可以说是全文“多”中之“一”，这是清楚不过的。这里提出一些一得之见来，向作者、专家以及广大读者求教。

二 “现代形式”与并不新鲜的内容

《主体性》一文，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关于人的自由、博爱的宣言书。问题并不在于应该不应该重视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和宣传，而在于站在什么立足点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是“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的观点，这正是一系列原则性分歧的根本。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作为主体的人，既是历史进程的积极、自由的创造主，而又以具体、历史的形式处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既是历史戏剧的创作者，又是处在一定历史格局中的演员；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要充分地重视前者，以便调动人的积极、自由创造的本质，这是我们一直忽视的或者重视不够的；又要充分地肯定后者：人及人的自由的实现，总是历史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在实践中，人们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上述统一的历史现实的两个方面，把人的自由创造与客观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以及人作为历史进程的目的和手段，人为地对立起来。机械唯物论教条主义地强调后者，而忽视以至排斥前者，无视人的自由创造的本质；而来自相反方面的意见，则只要前者，而无视人的具体、历史的存在形式以及被客观历史进程决定的方面。对于前者，固然应该大力反对；对于后者，也不能轻易予以苟同。因为这样做，不仅无助于人们努力地去掌握历史的必然，开拓不断前进的道路，而且只能把人导入空谈和玄想之中。

《主体性》一文极力反对在对待人的本质问题上的“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这是笔者完全赞成的。但在“物本主义”之前

冠以“唯心主义”，则似属不伦不类，至于使用的是什么武器，作者说是“以人为本”，实即古老的“人本主义”。这并非逻辑推论。文章虽然也谈到象鲁迅那样的“遵命文学”，“为自己隶属的阶级、派别、团体而创作”，承认出于“自觉”，也可以“写出成功的作品”，但又认为它是属于低层次的，“主体性的最高层次，则是作家的自我实现”。而“主体性”最高层次的核心，则是“爱”，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作家的自我实现就是爱的推移”，而且是“这种爱推到愈深广的领域，作家的自我实现的程度就愈高”（重点引者所加）。艺术家需要“博爱之心”，“爱他人、爱人类”，并且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大爱”。在这里，他引用了马斯洛的“五个层次”说，并对它作了某些修正（如对属于低层次的“归属”和“尊重”需求作了某些但书），形式上是充分现代化的，但它所推出的内核，却显然毫无新意，而且颇有一些基督福音的色彩。在我国，从孔老夫子起，就大讲“泛爱众”①、“爱人”②，孟子也曾大讲“爱人”③，他们的“仁”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的觉醒，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苦口婆心地宣传自己的学说，当时争霸的列国却都把他们看得很迂阔，没有一个肯买他们的帐，这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针对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及封建等级制度而提出的自由、博爱等，在思想领域中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但历史从来就不是按照道德的呼唤发展的。人固然是历史的创造主，而“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并非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

① 《论语·学而》。

② 《论语·颜渊》。

③ 《孟子·离娄下》。

结果”^①。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历史上,自由常常是通过极不自由的形式取得的,文明的进展有时又是通过极不文明的形式取得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比如说,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的真正的非人时代,人祭、人殉成为奴隶主的家常便饭,出于“高尚的”道义感斥责它是十分容易的,却又是十分浅薄的,因为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的国家,没有希腊的科学和艺术”。而没有希腊的一切,就不会有“现代的欧洲”^②。评价历史现象只能依靠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应该依靠任何动听的、却说明不了问题的道德、博爱等,这应该是常识。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恩格斯曾引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一段话:“必然只是在它还没有被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③。自由并不在于摆脱社会规律、自然规律而抽象地存在,那是不可能的。文明社会早期的庄子,出于对当时虚伪的礼乐制的愤慨,提出了因任自然、遗世独立、同于草木的思想,这一思想近年来特别受到国内外一些人的不着边际的赞扬。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庄子能够认识到人的精神的自由性,予以充分的、美的表现,自然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的确是“蔽于天而不知人”的^④,因为,人类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以后,就始终是以群体的社会性为特点,即荀子所说的“人生不能无群”^⑤,离开人的社会性而追求遗世独立,终究是幻想——尽管是天才的幻想。退一步说,即使同于草木,草木又何尝无争?

①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三十九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〇〇页。

③ 《反杜林论》第一——一页,重点原有。

④ 《荀子·非十二子》。

⑤ 同上书,《王制》。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就是植物界残争的真实写照，动物界的情况更不用说了。“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①，而非遗世独立的玄想。

今天，社会生活固然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为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由于历史的限制，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完全地、无条件地实现人的目的、自由，离开社会主义现实基础奢谈这些动听的口号，最终不能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后果也不能不是消极的：它不是借助于对历史必然性的科学的认识，鼓励人们积极地投入改造现实的斗争，从而一步步地去实现这一目的，而只能把人们引入脱离社会实践的玄想之中。

在《主体性》一文中，作者一方面着力宣扬“人本主义”的“自由”、“博爱”等等陈旧的词汇，一方面又极力地赋予它以“现代形式”。作者夸毗其辞地说：“现在”，“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它们的求知欲和创造欲都正在投向人自身”。这不仅远不是对当前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准确概括，而且“投向人自身”的目的、内容也并非完全相同，有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实际上，从作者所列举的“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倾向，哲学中对人的命运的思考”等看，也只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部分，如马克思·舍勒的哲学人类学，人格主义哲学，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化，以至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等，而并非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部。再说，这些人本主义的学说，虽然具有程度不同的合理的或积极的因素，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某种揭露批判的意义，但在关于什么是人的本质、自由等等一系

① 《反杜林论》第一——一页。